

船

杭州、紹興文學文化考察團後記

4C 高康博

在歷史的漫漫長河裏，行駛着無數大大小小的船隻，其中看上去最醜陋的，是那船身佈滿了坑坑窪窪，穿了無數個窟窿的大船。船的最前端刻滿了數之不盡的古紋，有刀紋，有劍紋，好像還有些看不懂的古老文字。這麼一艘破破爛爛的古船，像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，生怕被風輕輕一吹便會倒下。它就只靠那最前端如尺子般筆直的、高聳入雲的旗杆昭示着它的堅強。旗杆上的四角旗幟殘破不堪，像是被狗咬過似的，左邊缺了一塊，右邊少了一截。即便如此，當強風拂來，它依然能頑強地站在船的最高處肆意飛揚，引領船的方向，似是在告訴人們，沒有什麼能阻礙它前進的腳步……

它就是文化，是華夏民族的基礎，是人類文明傳承的內蘊。在這一次的杭州遊學，我終於有幸見識到它高大威武的身影。

坐落在杭州西湖旁的岳王廟，裏面穩坐着岳飛——在文化古船上留下深深一筆的民族英雄。廟門前，赫然入目的是一幅對聯——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，功名只不過是塵土，理想才是值得披星戴月去追求的。這短短十四個字代表了他短暫的一生、堅韌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。想到此處，不免為他感到有些可惜。三十歲的大將，手握大軍，率領岳家軍東征西討，幾乎百戰百勝，戰功纍纍，最後卻因為一紙詔書而命喪奸臣之手，讓人不解，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他不顧部下勸阻、百姓請求而毅然回京受死呢？

我搖搖頭，走進廟門。首先見到的是兩株巍峨聳立的古樟樹，它的枝葉茂盛蒼綠，甚至似結成了一張綠色的大網，罩住了後面的忠厚祠。遠遠望去，更像是兩個巨人持着大棒，如門神般守護

着岳飛的英靈。越過兩個門神，見到岳飛的真容，他頭戴金盔，身穿紫色蟒袍，右手握拳，左手按劍，有如鷹般銳利的雙目。我和他雙目相接之時，只聽到「咚」的一聲，頓覺頭腦空白，心神蕩漾。目光微微上移，只見他頭上頂着「還我河山」四字金匾，在這古樸的祠廟中頓時湧出一股古老威嚴的氣息。我一個趑趄，拳頭不自然地握緊，竟急退了兩步才穩住身子。我深呼吸，定了定神，這就是曾經威震外族，挽大宋於將傾的岳飛之威嗎？我再次深呼吸，雙手合十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金匾的左邊是另一幅匾——精忠報國，上面是岳飛一生的寫照。這麼一個民族英雄，生命很短暫，但它散發出最熾熱的光芒，讓人忍不住向它揮手致敬。它是一個悲劇英雄，在北伐大業蒸蒸日上之時，接到昏君宋徽宗的十二道金牌。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忠義，選擇燃燒自己不過短短三十年的生命。他不僅化作一道深刻的刀痕，刻在文化古船的最前端，更為快要熄滅的民族文化火種上添了一把火，推動古船前進，奉獻自身，引領後人尋找光明。

再一次站在廟門前，我終於有點明白岳飛那燈蛾撲火的精神，這不僅兌現了對母親的承諾，更對華夏文化的尊崇送上祝福。

走過岳王廟，踏上蘇堤，只覺心神一鬆，沒有了剛才的威壓。道路兩旁柳樹成蔭，路上人來人往，形形色色，有叫賣的人，有導遊專心地講解着西湖十景，亦有情侶坐在湖邊長凳上邊遙看遠方的湖光邊談情說愛。現在的蘇堤姑且不失幾百年前的風韻，缺少的只是些煙雨朦朧、青雲薄霧，以及遷客騷人、文人墨客罷了。

如果文化的古船也會累，想要找地方歇腳的話，西湖肯定是中國最好的港灣之一。如余秋雨先生所寫的：「它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。」簡單來說，這裏是文化的搖籃，是給古船補添力量的好地方。

在文化底蘊深厚的西湖中，縱是最清高超逸的道家，也佔據了一座葛嶺；身為一代偉將的岳飛，也在湖邊落腳安息；作為唐

宋詩人代表的蘇軾，和這裏更有剪不斷的關係。說道蘇軾，這也是本次遊學的重點之一：「水光潑灩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」。蘇東坡筆下的西湖，晴時碧水蕩漾、波光粼粼，雨時煙雨朦朧，山色宜人。在一次次詩與畫的交融下，在一次次滿懷家國憂愁地與柳絮和碧波交談心事之時，蘇堤建起了，河道疏通了，西湖聞名了，屬於它的文化產生了。沒多久，又一紙飄來，詩人在一片愛戴中離開。他似一片清風，什麼也沒帶走，卻留下了一條蘇堤，一幅江山，一塊可以讓文化種子發芽生長的土壤。

站在蘇堤最高的橋上，任清風拂面，放鬆自我，吟一句「大江東去」。一艘盡是坑坑窪窪的古老大船在湖面緩緩駛過，它駛得很慢，畢竟它承載了太多。再仔細觀望，隱隱約約能見到老子騎牛出關、孔子教化萬靈、玄奘徒步而行、岳飛在怒吼中大敗金兵……。那站在船尾的人，身穿白袍，頭戴子瞻高帽、面頰清瘦，左手持卷，右手背天，在一片縹緲中，傳出朗朗古音：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……」一代又一代的先賢早已沒入歷史的塵埃中，但他們的薪火傳承了下來，為後人所秉承、護持。

在遊歷大江名山、吟唐詩宋辭之時，實在應多體悟前人心態，挾帶着他們的精神，文化的大船才能揚帆起航，迎着逆風前行，駛往更遠的未來。